



联合国受赠 国礼探秘

梅运才 著



THE INSIDE STORY
OF UN GIFTS

上海大学出版社



联合国受赠 国礼探秘

梅运才
著



THE INSIDE STORY
OF UN GIFTS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合国受赠国礼探秘 / 梅运才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81118-430-3

I. 联… II. 梅… III. 联合国—礼品—文化 IV. D8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5737 号

责任编辑 陈 强

封面设计 朱静蔚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联合国受赠国礼探秘

梅运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 字数 112500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978-7-81118-430-3/D·100 定价: 35.80 元



序

邓中华(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长)

一天,本书作者打来电话,请我给他编写的书作序,尽管有些犹豫,但还是答应了,原因是我对他比较了解,也愿意为他出书做点什么。

这是一本介绍各国送给联合国礼物的书。没看书稿前,确实不知道各国都给联合国送的礼物是什么,不知道联合国收礼物有什么讲究,不知道这些礼物都放在什么地方,就连对我们中国送的礼物都不甚了解。看完一百多幅照片,加上说明文字后,才对各国送的礼物有了一个全面了解。看得出,作者为编写这本书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正是因为通过他的劳动,我们远在万里之外就可以欣赏各国送给联合国的礼物。一件件礼物可谓精美的工艺品,让人不得不赞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赞叹由多样性而创造出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品。联合国是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将这些礼物陈列其中,算得上极好的归宿。每



年上百万游客游览联合国,不仅能看到联合国建筑,而且能看到摆放在联合国楼内楼外的艺术品,当属不虚此行。我们真的要感谢各国。

感谢各国的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本书作者。他做了一个有心人,让我们一册在手,便将各国送给联合国的礼物尽收眼底。屈指算来,我与作者交往已有近二十年时间。他当初参加工作时就与我同一个处,而且是同一个办公室;后来又几乎同时到香港工作了几年,也是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办公室。我知道他平时编点短信搞笑,但没想到他悄没声儿地要出书,而且要我作序。我在为作者和读者高兴之际,自然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这篇东西,姑且称序。

二〇〇九年春



自序

1997年7月1日,我在香港参加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后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转战多边场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很快我就喜欢上多边这一摊业务。2001年1月,未及在北京过农历新年,就奉命到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履新。从此,每天出入联合国总部,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并未太多注意联合国院内、过道里、会议室边上摆放着的各种艺术品,只大体知道它们是各国送给联合国的礼物。

两件事促使我下决心对联国内摆放的艺术品身世作一番探究。一次,国内一个代表团访问纽约,我的一个朋友也在其中。作为地主,我答应带他们参观联合国。如果作为普通游客,只能在联合国导游带领下,沿联合国划定的参观路线走马观花,照几张相了事,很多地方和艺术品不在普通游客的参观线路之内。我作为中国的外交官,有出入联合国各场所的代表证,所以朋友可以



“沾”我的光，“游走”联合国。我带着那个代表团在联合国大院和楼内“上蹿下跳”，团内一位领导对满地艺术品饶有兴趣，像爱发问的学生一样不停发问，希望我能讲出每件礼物背后的故事，他大概以为我整天出入联合国，应该对那些艺术品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可我常常是一问三不知，弄得我异常狼狈。另一件事是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位同胞参观联合国后写的一篇文章，竟将象牙雕刻的成昆铁路写成象牙雕刻的帆船。读完该文后，我觉得为避免以讹传讹，有必要查明各件礼物的基本情况，以正视听。

于是，工作之余，主要是在周末或节假日，我便拿着相机和笔记本到联合国“加班”。照片照了一大摞，笔记也做了不少，但很不全面。正准备放弃之际，突然想到：何不求助于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联合国有关部门？

于是，我一周之内发出了 121 封信，120 封是发给 120 国常驻代表团的，剩下的一封发给了联合国负责接收和管理礼物的部门——联合国艺术品委员会。我在信中表示，各国送给联合国的礼物是联合国的财富，应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为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我希望尽可能全面收集这些礼物的基本情况，如有



可能,我愿将材料编成书,与人分享。本没有太多指望有多少反馈,但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接着的一周我收到了 52 封信、57 个电子邮件以及无数个电话,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收到了联合国主管新闻的副秘书长的信。从信中得知,联合国艺术品委员会将我写的信转给了秘书长安南,请他阅示。安南在信中充分肯定推介各国送给联合国礼物的主意,并称“已指示联合国有关部门全力配合你的努力”。各常驻代表团的回信和电邮鼓励我,支持我,并详细介绍了本国所送礼物的情况。现在我完好地保存着这些珍贵的信件。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虽不是妇人,更不是巧妇,但“米”非常充足,于是,我便“下厨做饭”了,毕竟想“以飧读者”。不过,前后还是花了好几年时间,看来“做饭”实在不易。

“饭”是做出来了,如您换换口味,选中我奉上的“饭菜”,品尝后觉得有点与众不同,我就心满意足了。

梅运才

二〇〇九年三月



目 录

杂趣篇：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

百花齐放的礼物	/ 2
以和平的名义	/ 2
联合国收到了多少件礼物？	/ 4
谁掌管联合国礼物？	/ 5
联合国收礼有何规矩？	/ 6
秘书长发出暂停令	/ 7
不该发生的故事	/ 8
苏士比的眼力	/ 9
争论可以休矣	/ 10
他们想将礼物放在联合国楼顶	/ 11
台湾同胞也送礼？	/ 13
中国送了几件礼物？	/ 13
中国送的“三大件”	/ 14



鉴赏篇：联合国的世界博物馆

室外展品 / 20

室内展品 / 39

附录：联合国小知识

历史的轨迹：联合国的由来与构成 / 115

登堂入室：走近联合国建筑 / 128

联合国礼物清单 / 141

后记

杂趣篇：

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



百花齐放的礼物

如果您有机会到联合国总部楼上楼下和院内走一趟,就会发现处处皆艺术品,其大小、造型、价值、意义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会员国或团体或个人送给联合国的礼物。笔者的一位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同事说,在联合国内举手投足间,一不小心就可能碰到稀世珍宝。话有些夸张,但也大体属实。这些礼物大到一栋楼、一间会议室,小到一棵树、一株花、一块卵石。因下文会一一介绍,这里就不逐个罗列,不过简单点名会让读者感受到联合国礼物确实是百花齐放:实用的图书馆、价值不菲的绘画、几千年前葬礼用的盖棺毯、美妙绝伦的象牙雕刻、月球上的石头、柏林墙墙体、最古老的和平条约复制件、花园里的台阶等。从艺术形式上看,有雕刻、绘画、编织等。

难怪有游客在参观联合国后称联合国为博物馆。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笔者于2000年至2004年常年出入文山会海的联合国,周旋于多姿多彩的艺术品间,切实感受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尽管每一件礼物都静静地躺在联合国为其安排的某一地方,但明明能听到其细细诉说着自己的不凡身世。

正因为听到它们的诉说,才愿意与众人分享,也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以和平的名义

联合国收到的礼物名目繁多,花样别出,似乎找不到“焦点”。其实,从林林总总礼物中时时都能感受到人类对和平的呐喊和呼唤。

战争使各国痛定思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中酝酿成立的联合



国，牢记战争的惨祸，决定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为此，“力行容忍，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宪章》宗旨及原则第一条即明确联合国要“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和原则经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磨砺，至今仍掷地有声。

为凸显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一些国家送给联合国的礼品围绕和平与安全这一人类夙愿，将美好的期盼熔铸在一件件艺术品中。

游人刚一踏进联合国“参观者入口”处，即可看见右手边一个一人高的基座上竖立着一把特大铜铸的左轮手枪，但它已不具有杀伤力，因为枪管被打上了结。该作品由卢森堡政府于 1988 年 9 月 30 日送给联合国，作者是瑞典籍艺术家卡尔·弗瑞德里克·罗特沃德，他将作品命名为“非暴力”。

在东河边的联合国花园里，另一件作品表达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愿望。1959 年 12 月 4 日，前苏联将一件名为“化剑为犁”的雕塑赠予联合国。这座青铜雕塑为一健壮男子右手挥着铁锤，正在用力将左手上的剑打造成用来耕地的犁，它象征着人类希望结束战争与杀戮，愿意将具有破坏性的武器化为具有创造性的工具，从而造福于全人类。这件作品的作者是前苏联的雕塑家叶甫根尼·武切季奇。

为纪念 1987 年美苏签署中程导弹协定并纪念联合国成立 45 周年，前苏联于 1990 年送给联合国一座高接近 12 米的青铜雕像，名为“善必胜恶”。该雕像取材于拉斐尔的名画《圣乔治与龙》，拉斐尔画的是圣乔治骑在战马上，手执长戟，刺死一条龙。不同的是这座雕像将龙的躯体改为美国的潘兴 II 式和苏联的 SS-20 型导弹。这件巨大的作品位于联合国北花园的草坪上，来往的游人透过联合国大院的铁栅栏都能看见。



1954年6月,日本联合国协会送给联合国一口“和平钟”。这个钟是用60个国家的儿童收集来的硬币铸成的,挂在一个用柏木制作的日式祭坛下,钟面上用日文写着“和平万岁”。这件礼物被放置在秘书处大楼北侧,周围的石头来自耶路撒冷的山上,由以色列赠送。每当从二楼会议室过道的落地玻璃窗户看见它时,我都希望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巴西艺术家坎迪多·波廷纳瑞两幅表现战争与和平的巨大壁画和比利时“和平之胜利”的挂毯占据着联合国大会厅前的两面墙壁。其他“和平信物”包括:教皇保罗二世送的“和平鸽”,前南斯拉夫送的象征和平的骑马女士雕塑,古根海姆基金会送的壁画《人类为持久和平而奋斗》,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送的古代和平条约的复制件。

.....

这个单子还有很长。

公文包里成天装着载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年年月月在联合国内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为伊消得人憔悴”,面对众多表达和平的“国礼”,在联合国殿堂工作多年的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远非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和平与安宁。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美洲,有的争端一闹就是几十年,有的国家拒不取消对别国的长期制裁。和平对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似乎永远只是一种奢望,和平的阳光何时才能普照到全球每一个角落?

联合国收到了多少件礼物?

这是一个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回答的问题,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首先,联合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浮于事的机构。秘书处大楼那些整天步履匆匆进进出出的职员如一日三省其身,恐



怕会愧对他们的薪水。其次，自联合国成立至今，秘书处内负责参与接收、管理各国送给联合国礼物的人员已换了几茬，因最初接收、管理礼物一事没有专门的部门和规章，其混乱可以想象。第三，联合国礼物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也影响了统计。联合国高官们因个人喜好，有些礼物不得不随他们迁徙，从一间办公室搬到另一间办公室，从此住处搬到彼官邸，搬来搬去可能就没了下落，但也许当初的登记表上还赫然在列。第四，联合国礼物中有一些是博物馆或富翁借给联合国的，时间一长，借变为送，或者联合国哪天一觉悟，又给人还回去。来来往往，记录就乱了。最后，除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联合国在日内瓦、维也纳以及各大洲如泰国的曼谷、肯尼亚的内罗毕都设有办事结构，各机构都陈列着一些国家、组织和个人送的礼物。从广义上讲，它们都是送给联合国的礼物，但全部统计清楚恐怕更难。

尽管找了一堆理由，但不给一个数字还是说不过去，不过这个数字只能是个大概，纽约联合国总部共收到大大小小约 260 件礼物。

谁掌管联合国礼物？

应该说，掌管联合国礼物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但这事儿总得有人干。自联合国成立至 1967 年，这个国际大家庭收了不少礼物，却没有一个管理机构。那些礼物被随心所欲地摆着，登记不严，管理不善，也没有一套指导接受礼物的政策，考虑到拒绝会伤害献礼的会员国的感情只能来者不拒，一律笑纳。为改变这种状况，1967 年，联合国艺术品委员会应运而生，其职责是就接收、摆放、管理各国送给联合国的礼物事宜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建议。

委员会成员既包括秘书处人员，也囊括了“圈外人士”。“圈外人士”



通常都是建筑师和艺术鉴赏家等,委员会主席由一位副秘书长兼任。开始阶段,“圈外人士”常参加委员会会议,其主要作用是就艺术、美术方面提供咨询意见。但慢慢地,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因为他们只是被召集来“同意”已被秘书处内定的礼物,即使礼物的艺术价值一般。委员会的会议纪要显示,有时接收某国的礼物是因为“内部”已达成谅解:不公开展示。即使某一礼物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只是因先前已答应收下,因此不得不接受;有的礼物被收下,只因“占地很少”。一位早期“圈外人士”在 1975 年退出该委员会时曾无奈地说:“不论我们喜欢与否,都得接受。”

布莱恩·乌尔库阿特作为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服务过 5 位秘书长。此公自委员会成立就是成员之一,1975 年出任委员会主席直至 1986 年退休。那段时间联合国接收礼物的好坏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关系。1987 年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坦承他们所接收的礼物中确有滥竽充数者,因为礼物源源不断地来,但联合国接收礼物又不能以博物馆的标准来衡量取舍,差不多的就得接受。当然,如有的礼物的确不合适,就得让捐赠国自找办法,委员会不愿得罪联合国会员国,同时也不能让联合国变成一个杂货铺。

联合国收礼有何规矩?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为使联合国收礼有章可循,经多年酝酿和讨论,联合国艺术品委员会通过了议事规则。据此,委员会对那些“潜在”的礼物进行审查并就是否接受及摆放何处等问题向秘书长提出建议。概括起来,主要规矩包括:

原则上一个国家只能送一件礼物;



礼物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或历史意义或与联合国有一定关联；
应是捐赠国的原作原创，一般不接受知名作品的复制品；
所送礼物应与联合国整体建筑、环境相匹配和融合；
由捐赠国负责礼物的运送、安装和保养。

尽管这个议事规则有些指导意义，但由于政治压力而颇具弹性。例如，有些质量不敢恭维的礼物被接纳，有的国家送礼物不止一件，还有的国家不愿承担其所送礼物的维修保养费用，但也确有会员国认真履行相关义务。1954年10月，比利时送给联合国一幅巨型挂毯，名为“和平的胜利”。41年后的1995年，比利时又斥资20多万美元，将这幅2吨多重的礼物运回本国原厂进行维修和清洁，使其光鲜如新。

秘书长发出暂停令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其会员国就源源不断地以送礼的方式向联合国“表忠心”，一些团体和个人也以送礼的形式对联合国表示支持。其结果是联合国内礼满为患，负责礼物事务的艺术品委员会为无处摆放礼物而大伤脑筋，于是1987年当时的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不得不向会员国“挑明”：联合国不得不暂停接收礼物。他告诉各会员国，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联合国已越来越拥挤，无法为每件礼物找到合适的、令人满意的栖身之地。当然，秘书长也没忘记借机感谢会员国慷慨相赠。

但“暂停令”很快失效，因为不久，一批新礼物就悄然出现在联合国大楼和院内。其中之一就是前苏联送的“善必胜恶”雕像，联合国好像找不出拒绝的理由，因为人家要表明裁军的决心和意愿，正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类似的礼物也不便拒绝。卢森堡送了一把与众不同的手枪形雕塑，因其枪管被打结，已失去杀伤力，表明了人们对非暴力的向往。

